

特别策划·别了我的站



年轻时的孙强



老兵不老，还是那个少年

本报特约记者 张容琴

离家 其实站和家离得不算太远

孙强离开山东老家时，只带着几件简单的行李，身上佩戴着大红花。在父母兄妹的目送中，他坐上绿皮火车出发了。

新兵培训，孙强学的是雷达专业，授课教员告诉他，学雷达的很有可能上高山、守海岛。

尽管早就做好了吃苦的准备，但下山那天，盘旋的山路还是把他颠得够呛。和其他2名新兵一起，他们都是晃悠悠到了站里。

炊事班为他们准备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。吃完饭，班长往他们每人手里塞一个水桶说：“走，打水去。”

打水的地方是营区内一口山泉水井。班长特意叮嘱：“一人打一桶，先提水到厨房把储水桶加满水，剩下的才用来洗碗。”

与孙强一起到站的新兵，有一个是城市娃。洗完碗，他一屁股坐在石头上哭开了。孙强看了看营区四周，想安慰几句，却终究还是没有说出什么。

炊事班为站长准备了一大盆热气腾腾的西红柿鸡蛋面。吃完饭，班长往他们每人手里塞一个水桶说：“走，打水去。”

孙强是家中老大，从小上山砍柴、种地、喂猪啥都干过。再加上当兵前老兵父亲的提醒，在3个新兵里，他是适应得最快的。

那时候站里只有一辆运输物资的卡车，还时常出毛病。

山顶的雾散了，太阳照射在雷火地山观通站小小的营院里，明媚而温暖。这是东南沿海最舒适的季节，无风浪无寒潮，暑热渐退，也不会太潮湿。清透的空气，湛蓝的海天，灿烂的阳光，四下里一片静谧。

要是能一辈子守在这里，孙强也是心甘情愿的。小站不大，在地图上甚至难觅踪迹。就是这么一个寻常的地方，他在情感上难以割舍、难说再见。

这里是老兵守了30年的地方，它和家真的毫无分别。

站是家，是休假期间也会午夜梦回的第二故乡；站是家，是鬓发染霜仍愿捧出全部真心给予的地方；站是家，是压弯了脊背也要用力挺起的地方。

就像一位即将离家的游子，自从东部战区某观通站一级军士长孙强得知自己即将退休的消息后，他的世界就变了模样，时而阴郁，时而感伤。

往事并非浮光掠影。每次翻看相册中那个帅气的年轻人，老兵的眼前都会重现一段段似水年华。老兵不老，还是那个少年。时光不老，老兵正青春。



图①：一身戎装的孙强凝望大海；图②：与年轻时的自己“对视”；图③：告别雷达；图④：坚守在岗位上直到军旅生涯最后一天。

岳鹏飞摄

车要是坏了，大伙儿就得下山抬物资。年轻的孙强仿佛有使不完的劲，每次肩挑手扛都跑得最快。一个人扛50斤大米，从山下背到山上，都不大喘气。

生活虽然清苦，但孙强喜欢这里。“站里的人特别亲。”他说，不管是战士还是干部，大家都没架子。就算是站领导出差，也是自己走路下山到最近的公交车站。

在站里，大家有着共同的心愿和使命：守好眼前这片海。孙强喜欢这种感觉，喜欢这种所有战友为了同一个目标聚集在一起奋斗的感觉。

到站第3年，山上下了一场大雪。那次的雪，也是孙强入伍30年来在站里见过最大的一场雪。一觉醒来，孙强看到窗外白茫茫一片，连忙拿起铲子出门铲雪。

南方兵几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，只顾着看雪景。后来雪越下越厚，再不铲路就要被封死了，大家才真正动起手来，你一锹我一铲，好不热闹。

铲雪间隙，孙强抬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。眼前的银装素裹，就像小时候老家的雪景，他又回头望了望身边几个第一次见到雪的战友。大家欣喜的表情，让孙强心里觉得温馨而满足。

孙强想，其实这里离家也没有那么远。

成家

海水再咸山风再烈，家也是最安稳的港

入伍第5年，孙强有了小家。孙强和爱人王序丽的相识并没有多么浪漫。两人的爱情，和那个年代大多数军人爱情一样，平淡而坚韧。

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家乡小镇。孙强休假回家，经亲戚介绍认识。

两人相约在河边公园。林间小路上，他们一边走一边聊。孙强一身笔挺军装，吸引了王序丽。说来也是缘分，那天王序丽受了些风寒，孙强的包里偏偏就有一包感冒药。

简陋的路边小吃店，孙强细心地把一杯热水用两个杯子来回倒成了一杯温水。药片送到嘴里，那杯水不热不凉。王序丽心想：“这个人，踏实。”

一年多漫长的书信来往，不善表达的孙强，很少说出动人的话。在王序丽记忆的一角里，木讷的孙强说过最“燃情”的一句话是：“相伴一辈子。”

拿出纸和笔，王序丽在回信中说：“我愿意。”

如果牵手是一种承诺，那相伴则是彼此心照不宣的选择。盛夏，山东菏泽小镇上，那场婚宴酒席办得简单、热闹。婚礼结束，孙强就带着王序丽踏上南下的火车。

听说新娘子要来站里，站长邵鹏特地安排站里唯一的卡车下山去接。战友们还提前帮他们两口子打扫了来队家属房、晒了被子。没想，被子夜里返潮，王序丽这个北方姑娘一晚

上没睡好。第二天，有位孙阿姨专门挑了一扁担鲜菜上山，说要来看新娘子。

阿姨本名“孙芬年”，是一位爱国拥军模范，更是这座站里所有人的“兵妈妈”。

雷火地山是当地方圆百里最高峰，交通不便，加之站里常年担负训练、战备任务，官兵下山成了难题，山下乡亲们主动承担起为观通站送菜的任务。后来，随着农村生产经营方式转变，“工分”报酬不复存在，可孙阿姨热情不减，依然坚持为站里官兵送菜。

偶尔，孙阿姨还主动帮年轻战士缝补衣物。孙强的那床军被，就是孙阿姨帮着拆洗缝好的。

一天，说好了上山的孙阿姨没来。孙强觉得不对劲，连忙带人下山去寻，结果在半路遇到一瘸一拐的她。

原来，前一天下雨，泥土路湿滑，孙阿姨一早上山送菜，不小心跌下半山腰，一筐菜滚落山坡。她顾不上自己的伤势，转身去捡菜……

孙强和战友二话不说，轮流把孙阿姨背上山，又让军医帮忙处理伤情。隔天，说好了不用送菜的孙阿姨，又背着菜上了山。见到孙强，她笑了：“让我闲着，还不如让我上山呢。我早已把山上当成了自己的家。”

“家是最温暖的港。”孙强明白，家是海风再咸、山风再烈，也听不得别人说半字不好的地方。

其实和孙阿姨想法一样，孙强总觉得，站就是自己的家，战友们都是自家亲人。

守家

站是家，守家、踏实干工作比啥都重要

守好家，是情怀也是能力。孙强常说，“守”不体现在言语上，更体现在行动上。

这些年，孙强多次荣立三等功，2次获评优秀共产党员。站里的战友说，孙班长完全配得上更多的荣誉，可他总把机会让给别人。孙强说：“踏实干工作比啥都重要，名啊利啊都不如一个‘干’字来得实在。”

与平日里谦虚的为人形成鲜明对比，岗位上的孙强机敏警觉。作为雷达操作员，任何蛛丝马迹都难逃他的法眼。

历任站领导几乎都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有孙强在，大伙就放心一半。”

有一年，一艘外国舰艇从东海向我海军军舰发出求助信号，外舰一名伤员伤势较重，不及时送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

我海军军舰立刻与孙强所在的观通站协同定位。当时海面情况复杂，海上渔船众多，回波极易发生混淆。

那天，孙强刚休假归队，衣服都没换就直奔岗位。岗位上，孙强双眼紧盯着雷达屏幕，认真分析回波，嘴里不时默念，不出片刻，“是这条！”

时任分队队长于涛赶忙询问：“敢不

敢确定？”

“绝对没错，建议立即上报！”孙强的声音沉稳有力。

彼时，我方舰艇通过孙强提供的位置顺利发现目标，成功完成“火线救援”。第二天，上级指挥中心发来表扬电。

还有一年，台风“灿鸿”裹挟着狂风暴雨横扫而至，最大风力达到14级。受台风侵袭，营区内发生山体塌方，前往战位的路被山石堵死。

孙强二话不说，带着大家抄起家伙赶紧去救援。七八级大风吹得他站不稳，瓢泼大雨重重打在身上。虽然穿着雨衣，可他的眼前还是一片模糊。

不过，这些都没能让孙强退后半步。他心里想的是，自己这个老兵怎么做，年轻战友就会跟着怎么做。

咬着牙，双腿像扎了根一般，孙强脸上的雨水不停地往下流。2个多小时后，他和战友靠着最原始的挖掘工具，硬生生把通往战位的路打通了！

战位就是观通兵的战场。通往战位的路，纵使千难万阻，也必须打通。站是家，守家，就得把家人照顾好。

孙强带兵很有办法，他一直坚信：“没有带不好的兵。”

以前有个“刺头兵”，谁的话都不听。年少叛逆，小伙子刚来的时候总是喜欢和班长对着干。一次打扫卫生，他把拖把放到水池冲洗，这可是大伙辛辛苦苦打回来准备做饭、洗菜用的水……

当时，所有人都气得火冒三丈。在场的一位班长正准备要严厉批评他，孙强却拦在了前面，轻声说：“交给我吧。”

从那日起，从工作到生活，孙强都事无巨细地教导这个“刺头兵”，并且从不对他“另眼相看”。

孙强告诉这位战士：“你观察别人的时候，别人也在观察你。”

最终，孙强赢得了这位年轻战士的尊重，用耐心和真情改变了他对坚守的理解。

后来这个“刺头兵”在部队当了班长，做了骨干，一直干到了四级军士长。临走那天，他抱着孙强，泣不成声。

这么多年，像这样的兵，孙强带了一个又一个。他是站里最老的老兵，看着“家人”成长进步，他这个当大哥的，发自内心地高兴。

回家

当爱家爱站成为一种习惯

再有2个月，孙强就要退休了。爱人说，等着你。父母说，回来就好。儿子说，别太辛苦。

只有孙强自己知道，尽管岁月不饶人，他心里的那个自己还是年少时的模样。

现在的孙强，有些轻微的“高低肩”，背也不复当年挺拔，黝黑的脸颊刻满岁月沧桑，花白的头发染满霜华。

若不是看到他亲手拿出相册，很多人单看照片，根本无法相信这是同一个人。

边关风

采撷边关最美风景



哨所官兵与他们的哨所。前哨老营房。



“草棚前哨”的励志青春

本期观察 曾浩云 宋邦稳

“草棚前哨”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，坐落于西南边境红江河畔。哨所原本无名，因前哨官兵搭建起的一间用于读书学习的草棚而得名。

上士高统垒入伍时只有初中学历，10多年来他刻苦钻研机械维修技能，成长为“修理大拿”；中士郝鹏宇酷爱写作，先后发表500多篇诗歌，成为小有名气的“笔杆子”……一个只有7名官兵驻守的前哨阵地，连年有战士考上军校或提干，人人学习成才，实现学历升级。

这是来自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“草棚俱乐部”的青春故事。

“阵地艰苦中有甘，草棚虽陋其乐无穷。”金秋祖国西南边陲红江河畔，“草棚俱乐部”的门框被官兵刷上新漆，金色的对联在夏日映衬下更加熠熠生辉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边境硝烟未散，战斗时断时续。

彼时，前哨阵地还没有任何营房建筑，哨所官兵只能“蜗居”在狭窄潮湿的壁壕猫耳洞。

南国酷暑，雨季漫长。大家需时刻保持战备状态，还要忍受蚊虫叮咬，但哨所官兵的学习热情不减，大家点着煤油灯读书、看报。而这些阅读资源都是历尽千辛万苦，从后方运到一线的“宝贝”。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岁月，书籍是战士们生活的“营养”，拼搏的“加油站”，大家分外珍惜。

后来，为了改善学习生活条件，官兵自己动手搭建起一间茅草屋，垒上弹药箱当书桌，自制笛子、快板、二胡等乐器，用脸盆充当锣鼓，木板上系上几根钢丝当“吉他”，并给茅草屋起名“草棚俱乐部”。

有一年，媒体报道了哨所官兵的故事，“草棚前哨”在全军出了名。

时光荏苒。历经4次修缮哨所建起两层高的哨楼，装配了先进的侦通设备，官兵的训练执勤、学习生活条件大幅改善。

昔日竹编墙壁、木栅栏门、长满了青苔的“草棚俱乐部”，变成了白墙、瓷砖、彩钢瓦的新新模样。

变的是面貌，不变的是精神。走进“草棚俱乐部”，图书室、学习室、电脑室一应俱全，里面摆放着电子吉他、电子琴等乐器，还有各类图书。

墙壁上，整齐地贴着战士们的心得体会。许多战士还在本子上贴了“树叶书签”，画了自己记忆中的哨所美景。

从壁壕猫耳洞到宽敞的学习室，从昏暗的煤油灯到明亮的日光灯，“学习成才”始终是哨所官兵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。一茬茬哨所官兵日积月累“学思践悟”，找准了人生奋斗方向。

“这是我通过自学考试拿到的本科文凭，这是我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证书……”

谈起学习收获，中士陈鹏从床头柜翻出各种证书和奖状，脸上写满自豪。

刚入伍时陈鹏文化水平不高。来前哨的第一天，时任排长刘维就根据陈鹏的个人爱好制订了一个补习计划，并为他建立了学习档案，让他和班里的“计算机高手”结成学习对子。

如今除了通过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外，陈鹏还学会了图像编辑处理、课件制作等技能。

排长李敬钦是从“草棚俱乐部”走出的第一位研究生。

他说，刚到前哨阵地时，看到如此偏僻，心里顿时凉了半截。

没想到第二天，战士董敬拿着英语题来问他，他一下子就找回了价值感，“在哪里不能成长？补齐短板，自我充电，发挥特长，为建功哨所做一番贡献。”

后来，李敬钦发现，哨所战友个个都爱学习，都有学习成才的追求，他便当起了“文化小教员”，与战友们一起学习进步。最后不仅自己考上了研究生，他带的战士还有人被保送上大学。

这些年来，哨所官兵在“草棚俱乐部”学习成长，40多名官兵实现考学、提干梦想。学习成才的青春励志故事在这里不断延续，学习成才的道路在这里越走越宽广。